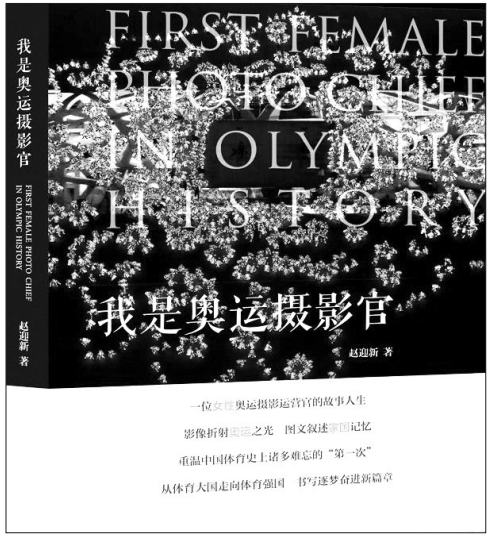


新书馆

一位女性摄影人的奥运情缘



■ 言浅

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已经闭幕，中国奥运健儿奋勇拼搏，表现亮眼。如今，虽然先进的视频技术已实现让观众多方位远程高清观看比赛，但记录和保留运动员们一个个精彩瞬间却仍必不可少，也离不开摄影记者的努力。

知名摄影人赵迎新曾经是新华社一名摄影记者。她因为拍摄《北京申奥成功》的照片走入人们视线，见证了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创造历史的瞬间，担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摄影官，是奥运史上、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个中国人和第一个女性。在《我是奥运摄影官》（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年1月版）一书中，她追忆了自己的体育摄影生涯和心路历程，回溯了运动员背后的故事与梦想，重温了中国体育史上诸多难忘的“第一次”。

奥运史上第一位女摄影运营官

奥运摄影官(photo chief)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它是指在奥运会期间为摄影记者提供所有设施和服务，规划所有比赛场地摄影位置等工作的职位。具体到北京奥运会，28个比赛项目，37个场馆的摄影规划，数百个协调会，大通讯社关于特殊摄影位置的需求，还有通信设备、线路等问题，任务艰巨。因为有着丰富的体育摄影经验、英文好、会沟通、懂



赵迎新

管理，赵迎新被推荐担任这一职位。

赵迎新很早与体育结缘。她是北京人，小学时获得西城区小学生乒乓球比赛第三名，被选入西城体校。后来因为升学压力，赵迎新放弃了在乒乓球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正是这段经历，让她爱上了体育，磨炼了她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了她争强好胜的性格，使她的内心更加强大。

2001年之前，女摄影记者还不多，女体育摄影记者更是凤毛麟角。新华社摄影部体育组成立时，常在外面跑的女摄影记者只有赵迎新一个。体育摄影记者要背的全套家当加起来有近十斤，走路时需要些力气。但年轻、好强的赵迎新并不在意，觉得“男人能干活的，女人也可以”，并拍摄了中国体育发展中一些辉

煌的历史瞬间。

在1995年英国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她见证陈露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她见证杨扬实现了中国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后来，她更是克服了女性不能拍田径比赛的障碍，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拍到了刘翔冲过终点的瞬间……

2001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换届，赵迎新没能获得摄影报道准入证。但她没有放弃，弄到一张嘉宾证，将相机藏于西装外套之下，顺利通过安保人员的检查，拍摄到了萨马兰奇颁发终身成就金质奖章和委员们祝贺罗格的场面，成为“唯一留住这一时刻的中国摄影记者”。

不服输的性格，胆大心细、干脆利落的办事风格，让赵迎新在担任北京奥运摄影官的三年时间里，不负所托，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期间，她化身“强硬的代名词”，在保证摄影效果的前提下，有理有据地驳回了一些国外摄影记者的不合理要求，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也与他们成了朋友。在第一次新闻媒体大会上，赵迎新用专业的姿态介绍了摄影服务所遵循的奥运会国际惯例和他们的工作进展，打消了各国媒体负责人第一次看到一位女摄影运营官负责统筹摄影运营诸多事宜的担心与质疑。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赵迎新和其他同事的努力下，他们招募、建立和培训了中国第一批可以在国际赛事主管摄影服务的优秀摄影经理。

国家体育的强大，也让摄影记者扬眉吐气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赵迎新作为摄影人的奥运情缘，也能感受到中国摄影事业、新闻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壮大，以及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过程中，不断崛起的大国实力。

畅读序

杨本芬：对这个世界说出了自己的话

阅读提示

●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对杨本芬的印象，首先是十分谦虚。沟通过采访相关事宜时，已经81岁，出了三本书的她，没有前后辈之分，没有一点架子，对年轻记者说“你是老师我是学生”，让人始料未及。

可能是写故事的人，杨本芬讲话总是很有画面感，会具体到人的细节动作。和杨本芬交流也容易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她热情，有活力，声音洪亮，笑声爽朗。她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幽默，但膝盖不疼的时候，自己很爱笑，生活里也经常有笑声。

杨本芬的幽默，在《浮木》里写她与老伴、与孙辈的故事时也能看到。她写苦难的过往，也能写幽默的日常，她还有许多惊喜等着读者去发现。

没想到这么多年年轻人喜欢我这个老太太写的书

杨本芬的书是无意间出版的。二女儿章红是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杨本芬最初的读者。章红鼓励母亲写作，但也“铁面无私”。杨本芬记得，当时有篇文章，她写了十几遍，在章红那却总是不过关。直到有一次，章红读完文章，无意间叫出了声，对她说：“妈妈你写得真好”。后来，章红将母亲写的文字陆续输入电脑，贴在天涯社区的论坛上。

慢慢地，文章吸引了一些读者。每天，杨本芬迫不及待等着网友们的留言。那些共鸣、喜爱与支持对她来说非同小可。为此，她专门学会了打字、上网，在凌晨3点就起床回复和感谢网友，生怕辜负了人家的好意。

当时有读者鼓励她出书，也有出版社联系过她，但种种原因没有做成。十几年过去了，直到2020年，乐府文化的涂涂因别人推荐看到了那些文字，决定出书，《秋园》就这样面世了。

在《秋园》里，杨本芬写了母亲的一生。在动荡的20世纪前半叶，秋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命运多舛。在缺衣少吃，朝不保

夕的年代，这个性情温和的小脚女人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将孩子们辛苦拉扯长大。谁能可贵的是，不管日子如何艰苦，秋园都会穿戴整齐，保持体面，也始终与人为善。杨本芬用《秋园》纪念母亲，也让读者看到了那个年代许多如秋园这般的平凡中国女性身上强大的生命力。

但《秋园》也有遗憾。为了结构的完整，杨本芬最小的弟弟——杨锐的故事没能收入其中。由于那时生活困苦，不到一岁的小杨锐去世时，杨本芬和母亲未来得及消化痛苦，便不得不又投入到忙碌的生计中。来到80岁的年纪，杨本芬越发想念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小弟弟，便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来杨本芬家中拜访的涂涂，看到这篇文章，当时便看哭了，问她是否还写了别的故事，得到肯定回答后，便汇成了《浮木》一书。除了杨锐的故事，《浮木》还有那时乡间百姓浮浮沉沉，挣扎求生的过往，也有杨本芬本人的一些暖心故事。

《秋园》和《浮木》受到读者喜爱，且销量喜人，这是杨本芬没有想到的事。“《秋园》这么受欢迎，被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大家为这本书动容，我非常感动。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年轻人喜欢我这个老太太写的书，他们想听上一辈，上上一辈的故事，这令人惊讶。”

我出了书，证明我对社会是有用的

杨本芬和普通的老太太似乎没什么不同，她以家庭为重心，照顾老伴；但她喜爱阅读与写作，因为居住的小区老太太们识字不多，更不会与她谈论文学，她常常觉得自己不太合群。

杨本芬小时候便喜欢写作文，但条件不允许。后面，她为生计奔波半生，仍没能抽出时间写作。母亲去世后，她悲痛不已，便一边带孙女，一边利用做饭间隙在厨房写作，写了厚厚一叠纸。她怕自己如果再不写，就没人知道母亲的故事。这一写就是许多年。“我出了书，



证明我对社会是有用的，是价值的人，这对我来说就很欣慰了。”

写作是杨本芬怀念家人的一种方式。她脑中有画面，写起来并不困难。她也并不需要专门写作的地方，只要想写，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不管在哪里，她都能写。如今，她改用IPAD写作，更为方便。

但写作也是痛苦的，杨本芬经常写着写着就会泪流不止。“哥哥过世两年多，想到就心如刀绞。但是还是想写，爱写，写一次我就跟哥哥，还有母亲交流了一次，也把他们还原了。写的时候，会感觉他们没有离开，还在和我说话。”

写作和出书给杨本芬打开了一扇窗，她与好些采访她的记者成了朋友。她和他们谈文学，也拉家常。写作也让杨本芬感觉真正意义上为自己活了一次：“一辈子非常辛苦，都是为别人活着。所以如今写了文章，出了书，而且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算是为自己活了一次。”

生活再苦再累，杨本芬也没有放弃看书。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喜欢阅读，享受阅读，“哭啊笑啊都在其中”。杨本芬很崇拜作家，对于好的作品，她大加赞赏，但喜欢的作家出版了不好的作品，她会很生气，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杨本芬爱看书的习惯，也“传”给了儿女们。二女儿章红小时候，便喜欢整天看书，吃饭时也不把书放下。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后，章红在没有和家人商量的情况下，转到了中文系，后来成为一名文学编辑，同时也是写作者。杨本芬家三个孩子均考上了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县城，这还是颇为罕见的。

“那个时候太苦了，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有出路。而且大概也是潜移默化，他们喜欢读书喜欢得不得了，根本不让我操心。”

杨本芬受了很多苦，也遭遇了很多挫折，但她内心却一直柔软，始终保持善良。她体谅他人，怕伤害他人，从来不对人恶语相向。看到过得不好的人，杨本芬会很难过。碰到有人乞讨，她会带人回家吃饭，鼓励他们好好生活。她也从不打骂孩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大多中国女人都经过坎坷的情感历程

杨本芬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已出版上市。在这本书里，杨本芬写了一个女人的情感历程。她认为婚姻需要运气，并不是恋爱谈得好或者时间谈得久就一定会幸福，也不是女方非常优秀，男方就会接纳和疼惜你。

《我本芬芳》中，惠才逃难到江西共大分校读大专，却在毕业前不久被下放到乡村。无处可去的她和丈夫结了婚，想找机会再上学。然而怀孕后，她的计划落落了空。更让她受打击的是，丈夫对待外人热情周到，对她却很冷漠和挑剔，浇灭了她的满腔爱意和对婚姻的美好想象。她一度心灰意冷，想用死来逃离这段婚姻，但看到在床上睡得正香的孩子，她心软了。

惠才和丈夫磕磕绊绊度过了60年的婚姻。在外人看来，丈夫老实本分，对孩子关心照顾，几乎挑不出问题。可是惠才并没有获得幸福。心思细腻、感情热烈的惠才羡慕夫妻之间能亲昵地牵手散步，因为她和丈夫从未如此甜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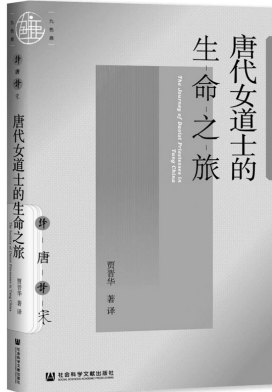
写惠才的故事，杨本芬写出了一代人的情感故事，也写出了一代中国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在《我本芬芳》的最后，她写到：“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悲惨孤独的人更宜相爱，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杨本芬似乎天生是适合写作的，她不仅记得许多往事，“好像发生在昨天”，会把琐碎的故事串起来，而且写得很快，和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听我这么评价她，杨本芬很高兴地说：“涂涂也是这么说的，说我本来应该写书，是老了才开始写。”

事实上，杨本芬还有许多故事没有发表。她写了陪伴卧病在床的母亲20多天的时光，写了哥哥，写了被家暴的同事，写了婚姻不顺的邻居……她善于观察日常生活和周围的人物，总能从其中找到写作线索。

下一本书写什么，杨本芬还没有计划。对写作，她没有紧迫感，心态从容，也不怕怕死亡。“年过80，虽然余年有限，但我对这个世界说出了自己的话，我觉得蛮好的。”

《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



贾晋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女道士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在唐代崛起，这在中国妇女史上前所未见。本书稿对唐代女道士这一群体展开完整而全面的研究。首先通过还原历史情境，细致地描述女道士在唐代崛起的原因，接着以柳默然和胡悛两位女道士理论家以及李季兰、元淳、崔仲容、鱼玄机四位女道士诗人为例，论述她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最后得出结论：虽然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对女性不利，但她们并不是牺牲品，而是有可能成为生机勃勃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参与性别关系的重组、权力构成的交涉，及社会发展的运作，唐代女道士即为一代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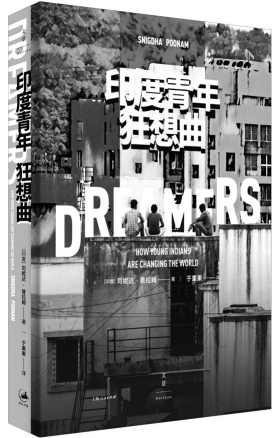
《无时序的世界》



叶锦添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月版

从《胭脂扣》到《卧虎藏龙》，从《大明宫词》到《橘子红了》，直至新作舞台剧《倾城之恋》……叶锦添塑造了“太平公主”“玉娇龙”“白流苏”等一系列经典人物造型，同时开启了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他承袭了讲求意境的中国审美传统，游走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美感之间，以充满创意与可能性，流美华丽的表达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富有东方诗意的艺术世界。本书是叶锦添的全新艺术随笔集，囊括他在服装、舞台、电影美术、视觉艺术、当代艺术创作等多元领域的美学观点与实践层面的探索，诠释了独树一帜的艺术主张，以及从传统与文化中生发创意的方法。

《印度青年狂想曲》



[印度] 妮达·普拉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印度目前约有6亿25岁以下的年轻人，约为印度人口比例的一半，然而并不是每个印度青年都能成为软件工程师。他们面对着普拉姆概括的三无问题：未受过教育、待业、没有工作能力，困境就此滋生。《印度青年狂想曲》聚焦雄心勃勃的印度小镇青年，选取了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和青年团体为切入点，深入这群年轻人的生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度体验及长期随访，以冷峻和巧思描绘他们的梦想、渴望、焦虑、愤怒、困境、抉择与成就。

（言浅 整理）